

马克思、恩格斯 论中国

★★★★★★★★★★★★★★★★★★★★

,

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

★★★★★★★★★★★★★★★★★★★★

譯者的話

2168

馬克思與恩格斯論中國一書，是由這兩位人類偉大思想家關於中國的專門論文及其他著作中關涉到古代東方與中國的片段摘錄所彙集而成的。第一章和第三章都是片段摘錄，這些摘錄大半是從下列幾種書籍中摘出來的：（一）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聯共黨出版局俄文版；（二）馬克思著：資本論，聯共黨出版局一九三六年俄文版；（三）馬克思著：剩餘價值學說史，聯共黨出版局一九三六年俄文版；（四）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學批判，聯共黨出版局一九三五年版；（五）馬克思與恩格斯文庫，俄文版。本書第二章乃是馬克思與恩格斯在紐約每日論壇和潑萊塞報上所發表的關於中國的論文，都是由俄文版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第九卷、第一二卷（第一冊與第二冊）以及第一二卷（第二冊）上所編入的譯文譯成中文的。書中『編輯部註』，乃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編輯部在俄文版原書上所加的附註。當

我們從事翻譯這本書的時候，因為缺乏中文參考書，無法找到書中所引證的一切文件原文，所以有幾條引證，只得譯出大意，這是本書很大的一個缺陷。我們希望重版時能夠找到這些引證的原文，以補上這個缺陷。

譯者 一九三七年四月

目 錄

第一篇 古代東方的特點與中國	1
『生產力。村社』	三
『國家。土地所有權底形式。地租』	一一
『商業。高利貸。貨幣』	二六
第二篇 關於中國的論文	三一
中國的和歐洲的革命	三三
國會關於對華軍事行動的討論	四三
中英衝突	五一
英人在華的殘暴行動	五五

英人對華的新侵略	六一
波斯與中國	六六
鴉片貿易(第一篇)	七五
鴉片貿易(第二篇)	八〇
中英條約(第一篇)	八五
中英條約(第二篇)	九四
俄國在遠東之成功	一〇二
新的對華戰爭(第一篇)	一〇九
新的對華戰爭(第二篇)	一一五
新的對華戰爭(第三篇)	一二二
新的對華戰爭(第四篇)	一二九
對華貿易	一三五
中國事件	一四三
第三篇 世界商業與對華政策	一四九
歐洲人之『發現』中國	一五一

「對華商業」

✓「列強與太平革命」

「俄國與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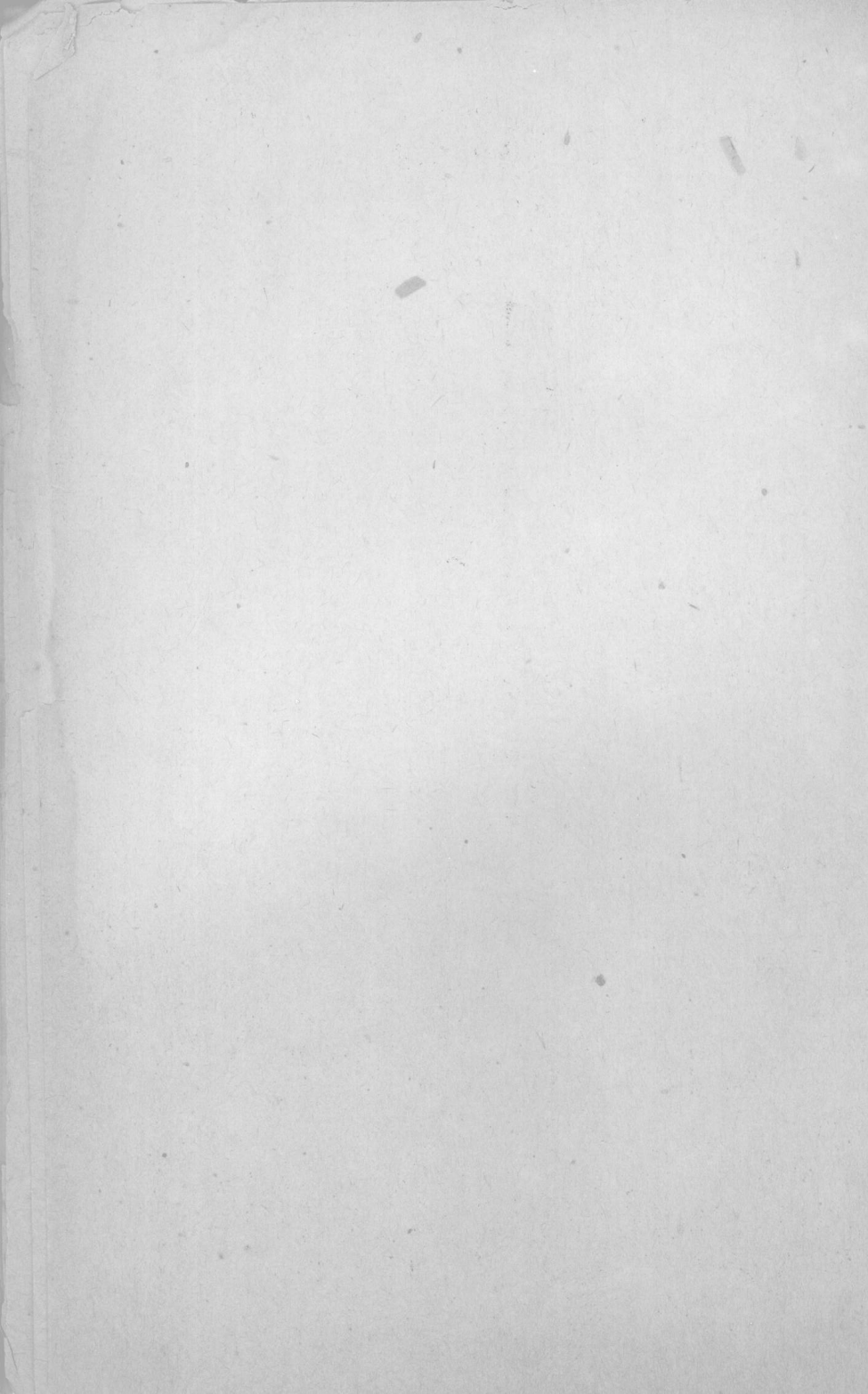
一五五

一七七

一八一

第一篇

古代東方的特點與中國



『生產力。村社』

資本主義以前的、民族的生產方法，其內部的穩固和結構，使商業所具有的破壞力受到阻碍，這種阻碍在英國人同印度及中國的來往關係上表現得十分明顯。在中國和印度，生產方法的廣大基礎就是小農業與家庭工業合成一體，而且在印度還有那種建立在土地村有制上面的農村公社底形式，這種形式過去在中國也是一種原始的形式。在印度，英國人以統治者和地租佔有者底資格，立刻就使用了自己直接的政治權力和經濟勢力，以破壞這些小規模經濟的村社。在這裏，他們以廉價商品來消滅紡紗業和織布業，消滅這種工農業生產合一所形成的歷來就有的組成部分，並這樣來破壞農村公社；只是在這個意思上講來，他們的商業對於生產方法才有革命化的影響。可是，就在這裏，他們的這種破壞影響也只是很慢才得到成效。他們這種破壞影響在中國所得的成效更少，因為中國本國的政權不來幫忙。在中國農業

與手工工場業直接結合，這就大大節省錢財又節省時間，因此就給大工業生產品以最頑強的抵抗，因為大工業生產品的價格是包含着這些生產品的流通過程中處處所耗去的不生產的費用。俄國的商業與英國的商業相反，俄國的商業並不使亞洲生產的經濟基礎發生變動 *。

（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三卷，第一部，二九九頁）

在從前的時候，中國舊式犁頭……像豬仔或田鼠一樣，只掘開泥土，但沒有作田溝，且沒有將泥土翻轉。（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一卷，一四五頁上的註解）

原料漲價當然就推動人們去利用廢物。

一般說來，這種利用廢物的條件如下：（一）大批排泄物之積累，這種積累，只有在大规模組織生產的條件下才有可能；（二）機器底改良，由於機器底改良，從前沒有用處的東西，現在改變形式，可以應用於新生產中；（三）科學底成績，尤其是化學底成績，化學發現這類廢物底效用。固然，以治園方法來耕種田地的小農業（例如在倫巴底、中國南方及日本就是如此），也達到這一類的很大的經濟化。然而，一般說來，在這種耕種制度之下，農

* 後來俄國力謀發展本國資本主義的生產，這種生產專指掌於國內市場和邊境上的亞洲市場，自從那時候

起，這種情形也就開始改變了。——恩格斯註

業生產率的代價，就是厲害耗費人類的勞動力，使這些勞動力不能參加其他的生產部門。
（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三卷，第一部，九一頁）

構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的，並不是土壤底絕對肥沃，而是土壤底級差及其自然生產品底種類不同；人經營經濟的自然條件底變更，就促進人自己的需求、才幹、勞動工具及勞動方法底增多。要共同控制某種自然力量以適合於經濟利益，要利用人工的建築物來大規模地利用自然力量或制止它的破壞作用，這種需要在工業史上起着決定的作用。埃及*倫巴底、荷蘭等地的水利調節，或印度、波斯等地的水利調節可作實例，在這些地方，人工河道的灌溉不僅供給植物所需要的水分，而且從山上得到了污泥帶來的礦物肥料。西班牙和西西里，在阿剌伯人統治時代，其工業興旺底秘訣就在於人工河道之開鑿。*（馬克思著：資本論，

* 因為需要推算尼羅河大水漲落的時期，於是創立了埃及的天文學，同時也建立了僧侶們這種農業指導人等級底統治。『夏至時節就是一年之內尼羅河水開始氾濫的時節，埃及人曾應當特別注意觀察它……。他們很需要查明這個時節以調節農務，因此他們應當向天空尋找這個時節重逢底象徵。』（丘飛爾著：地球革命史，一四一頁）——馬克思註

** 統治印度那些彼此不相聯系的小生產體系的國家政權，其物質基礎之一就是調節水利，統治印度的回教人

俄文版第一卷，四二八頁）

在造紙業上，一般地可以仔細認清以各種生產工具和資料為基礎的各種生產方法之間的區別，以及社會生產關係與各種生產方法之間的聯系：古代德國的造紙業是手工業底模範，十七世紀的荷蘭與十八世紀的法蘭西給予真正的手工場業的模範，而現代的英國給予機器造紙業底模範，可是中國和印度，在造紙業上至今還存在着兩個不同的古代亞洲的形式。

（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一卷，三〇九頁）

原始時代的工作人與生產工具和資料之一體（這裏姑且不講奴隸制度下的關係，在奴隸制度之下，工作人本身就是勞動底客觀條件之一）有兩個主要形式：亞洲的農村公社（原始共產主義）以及各式各樣的小規模的氏族的農業（家庭工業與此種農業相結合）。這兩個形式都是原始的形式，都同樣不能用來把勞動作為社會勞動來發展，且不能用來發展社會勞動的生產率。（馬克思著：剩餘價值學說史，俄文版第三卷，三〇八頁）

古代亞洲民族、埃及人和愛特魯人等等，建立了偉大的工程，這些偉大的工程表示簡單

比他們的繼承者——英國人更瞭解這一點。我們只要指出一八六六年的飢荒就夠了，在這次飢荒中，孟加拉省 阿里斯府有一百萬以上的印度人餓死了。——馬克思註

的合作就有極大的意義。『在古代，這些亞洲國家，除了支付民政費和軍政費之外，有時還擁有一些剩餘的生活資料，它們可以把這些剩餘資料用來建築華麗的或有公益意義的大廈。因為全部非農民的勞動力差不多都在它們支配之下，又因為這些剩餘資料完全由帝王和僧侶支配，它們就有了人力和物力來在國內到處建造巨大的紀念碑……。建立巨大石像和搬運重大驚人的東西，差不多完全使用人工，最浪費不過地使用人工。只要有大批工人並把他們的力量集中起來，就足以做到這點。海底的大珊瑚礁就是逐漸升漲起來而構成海島、構成陸地的，雖然參加這個過程的各部分是極微小極薄弱的。亞洲君主國內的非農業工人，他們所能使用於工作上的，差不多只有個人的體力，可是人多則力大，因此統治這些羣衆的勢力，就能够開始建立上述那種偉大工程。當時只有把勞動者所賴以生存的收入集中於一人或少數人之手，這樣的工程才有可能。』*

亞洲帝王和埃及帝王或愛特魯僧侶等等底這種權力，在現代社會內已轉於資本家之手，這種資本家，是個別的資本家還是合股的資本家，如股份公司那樣，這都沒有關係。（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一卷，二六八頁）

* 見約翰士：講演備忘錄，七七、七八頁。

在實行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社會內，社會分工的無政府狀態和手工工場分工的專制現象，彼此發生連帶關係，但比較早期的社會形式——在這種社會形式中，各工業部門間的分工，自然而然地發展起來，然後就完全固定起來，最後還用法律規定出來——一方面表明社會勞動底組織是有計劃的和有人主宰的，另一方面却完全沒有作坊以內的分工，或者呢，使這種分工在很小的範圍內發展着，或者只是部分地和偶然地發展着。（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一卷，二八九頁）

村社底結構，表現出有計劃的分工，可是像手工工場業那種分工是不可能的，因為鐵匠、木匠等等所需要的市場仍舊沒有變更，至多也不過隨鄉村的大小為轉移，不止有一個鐵匠和缸匠等等，而是有兩個或三個。調節村社分工的定律，在這裏是和自然界底定律有同樣不可抗拒的勢力：每個單獨的工匠，例如鐵匠等等，按照嚴格規定了的傳統方法執行他本行職業以內的一切工作手續，然而完全獨立執行，不承認作坊以內有任何權威能够牽制他。這些自給自足的村社經常以同一形式重新恢復起來，它們被破壞了，又在原處用原有名稱重新產生，它們的生產結構底簡單就足以解釋亞洲社會不變性底秘密。亞洲社會的不變性，與亞洲國家之經常被破壞而重新建立，與它們朝代之迅速更換，恰恰相反。這個社會基本經濟成份底結構，並不被政治範圍內所發生的風暴所驚動。（馬克思著：資本論，俄文版第一卷，

……這些家庭式的村社建立在家庭工業底基礎上，同時，手工織布、手工紡紗、手工種田這三種東西以特殊的形式互相結合起來，而這種結合會使得這些村社具有自給自足的性質。英國人把紡紗匠安置在蘭加雪爾，把織布匠安置在孟加拉，換言之，就是把印度原有的紡紗匠和織布匠完全消滅，這種干涉行動就消滅了這些小規模的、半野蠻的、半文明的村社底經濟基礎而破壞了村社，這樣就實行了亞洲所從未經過的一次最大的，而且的確可說是唯一的社會方面的革命。

我們看見這些成千成萬的、勤懇的、宗法的、安分守己的社會集團被破壞和瓦解，心裏自然非常感動；看見他們沉淪苦海，其中個別分子失去其古代的文明形式，又失去其歷來的生活來源，心裏多麼悲痛，——然而我們到底還是不應當忘記，這些閉關自守的村社，無論其怎樣純良，它們始終是東方專制政體底穩固基礎，它們使人的理智拘泥於最狹隘的範圍內，把理智變成迷信底馴服工具，使它服從傳統慣例，使它不發生什麼影響，使它不能努力於歷史上的活動。我們不應忘記野蠻人底自私自利，他們集中在極小的一塊土地上，安然觀看大帝國怎樣被破壞，難以形容的慘禍怎樣發生，大城市居民怎樣大批遭受屠殺——他們安然觀看這一切現象如同觀看自然界底現象一樣，並不加以多大注意，並且自己也成了一切侵

略者底魚肉，祇要侵略者賜予光顧的話。（馬克思著：英國在印度的統治，——一八五三年六月十號。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九卷，三五一頁）

無論什麼地方，從印度起到俄國止，凡是古代村社習俗還保全着的地方，這種習俗便做了數千年來最橫暴的東方專制政體底基礎。只有在這種習俗崩壞了的地方，獨立的發展才有了進步，藉奴隸勞動來加強並發展生產，才是經濟生產道路上的第一步。（恩格斯著：反杜林，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一四卷，一八三頁）